

徐松石

民族學研究著作五種

(上)



K308

712

1

徐松石
民族學研究
著作五種 (上)



97000625



徐松石教授

出版說明

徐松石先生是民族學研究的著名學者之一，有關民族學研究的著作甚豐。我社這次由徐先生授權，在國內印行《徐松石民族學研究著作五種》，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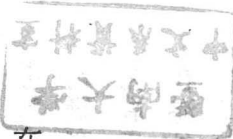
本書收入的五種著作，過去都曾印行過。《粵江流域人民史》一九三八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泰族僮族粵族考》、《日本民族的淵源》及《百粵雄風嶺南銅鼓》分別于五、六、七十年代在香港印行，在這五本書中，作者提出了不少值得借鑒和參考的觀點，如關於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的認識、「烏田」的新解釋、運用語言證史的方法等等。

當然，對於書中的一些結論，我們也認為有值得討論之處。作為學術性著作，其觀點

盡可以見仁見智，這也是我們完全保留原書面貌，以影印方式出版的原因。相信讀者能夠作出正確評判。

出版者

一九九三年六月



序言

在中華文化的百花叢里，民族研究是一朵古老而又新鮮的奇葩。如果以光緒二十九年（1903）林紓翻譯德國學者哈伯藍《民種學》一書為開端，那麼，西方近代民族學傳入中國至今才九十年，自應歸入「新學」之列。不過，要是從本土文化來追溯學術淵源，我們的眼光就不能不投向遙遠的過去。早在商周時代，已有關於「鬼方」、「玁狁」的記載。到司馬遷寫「史記」，正式為「南越」和「西南夷」等族類立傳，便開創了夷夏兼備的古典體例。此後世代相承，在正史、官書以及若干私家著述中，都可找到漢族之外的多民族歷史記錄。至于乾隆十三年（1748）奉敕編撰的《皇清職貢圖》，則是一部粗具規模的民族志了。如此源遠流長的民族研究傳統，加上西方輸入的田野工作方法，到本世紀三十年代逐漸匯成一股學術新潮流，舊聞新知，交相輝映，大放異彩。擺在我們面前的《徐松石民族學研究

著作五種》，就是順應這股新潮流的一系列精神產品。素樸的外觀包含着精湛的學識，切莫等閑視之。

徐松石先生籍隸客家，生于嶺南，長于淞滬。皈依基督之后，雖長期擔任牧職，仍以「一介寒儒」自喻，對文化學術一往情深，無限眷戀。他曾經這樣夫子自道：「作者生平有三大興味，第一是傳道，第二是教學，第三是研究史地」。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中，松石先生內養外濟，卓然自立，布道著書，成一家言。他于1927、1935、1938和1940年，屢次乘邊疆布道之便，深入瑤寨壯鄉，訪古問俗，鍥而不舍。經過多年潛研，取得豐碩成果，于1938年和1947年先後出版了蜚聲學界的《粵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粵族考》，在族源辨識、族屬分布和音義探源諸方面，創獲良多，首倡「盤古伏羲同一說」，被譽為研究嶺南民族歷史文化的著名先驅之一。五十年代以後，松石先生寄寓香江，進一步拓展自己的研究領域，力學精思，在更廣闊的空間範圍追尋華夏文化的遺存及南粵先民在海外的遺迹，寫成《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和《日本民族的淵源》兩部專著。至1971年，又奮其餘力，整理舊稿，成《百粵雄風 嶺南銅鼓》一書，對傳世銅鼓的制作、類型、紋飾和功能，進行精詳論證，把銅鼓文化的研究推向一個新階段。難怪他賦詩抒懷：「蟾鼓揭開雙鬢改，一腔心事萬行書」。上列五書，刊于異時異地，今結集影印，使徐氏之學得以

在海內再現，這不僅對嶺南文化的結構、特色及其與中原文化的雙向交流可以增進了解，同時，也有助于加深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認識（詳見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相信會受到學界的歡迎和重視。

事實上，前輩學者對松石先生的學術成就，早有公正評價。羅常培教授在其名著《語言與文化》中，採用《粵江流域人民史》對「那」、「都」、「古」、「六」等壯語地名的考證，探尋民族遷徙的踪跡，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著名銅鼓藝術專家石鐘健先生，在1981年為《中國古代銅鼓》作序時，也表彰松石先生「為我國銅鼓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是「學問淵博、識見高遠的學者」之一。

松石先生的論著，既有鮮明的學術風格，又有獨特的治學方法。匠心獨運，非同凡響。早在少作問世之時，他已有如下的自白：「作者在考證上所用的方法很多。最主要的一種，乃從地理而推測歷史，用地名以證實古代的居民。自問這個「地名研究考證法」，對于中國古史，尤其是西南部分的研究，確有特殊的價值。」在研究工作的長期實踐中，他積累并分析過大量的原生地名和派生地名，從中概括出若干地名模式，構擬了文獻失載的民族遷移的歷史圖景。小材（地名）大用（古史），化腐為奇，其有功于當代學術，是無庸贅言的。

作為本世紀的同齡人，松石先生走過一條學者兼牧師的生活道路。他一身二任，學術著作洋溢著四海一家的博大胸懷；同時，字里行間又往往流露出悲天憫人的宗教情調。這里不妨舉出一段頗有代表性的言論：「嶺南銅鼓，百粵雄風。挪亞方舟，萬靈恩遇。銅鼓指向方舟，方舟指引銅鼓。銅鼓記念救人身體，方舟記念救人靈魂。這兩件事彼此相關，同樣值得我們的傳揚和歌頌。」諸如此類，見仁見智，讀者訴諸自己的理性好了。

松石先生已年登大耄，依然身心健勝。著述之余，時有佳什。寓美近作「銅鼓懷思八詠」之三有句云：「百粵流芳紅日照，中華文物故園思。」是的，歲轉星移，故園換新顏。如今麗日南天，花香滿路，一派生機。我們祝願九十三歲的徐老先生，「雄風」常駐，指日東旋，再作百粵游！

一九九三年三月蔡鴻生謹序

自序

(一)五書合刊的緣由

作者屬嶺南客家族。出生於一九〇〇年。一九二六年起，即對嶺南史前史，發生極大的興味。降至一九七四年，總共寫成了遠東民族古代史五專冊。即《粵江流域人民史》、《秦族僮族粵族考》、《日本民族的淵源》、《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和《百粵雄風 嶺南銅鼓》。自問用去精神和心血不少了。

現有史學專家、廣州中山大學蔡鴻生教授和另一位歷史學者陳春聲博士及詹益邦工程師全力籌備，要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印行《徐松石民族學研究著作五種》；其中所包括的，就是上列這五本書。上列三位專家，對作者認為中華民族各部族為多元一體的論調，表示十分重視。作者謹對三位君子，深表謝悃。又蒙臺灣冷氣工程界知名人士袁紹斌先生出資付印。

(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奇象

本集蔡鴻生教授「序言」，提及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一言道破了數千年中國同胞民族態度和民族政策的美質。中華民族有許多特點。其中有兩點，我們絕對不可以不知。第一點，西方昔有許多版圖遼闊的帝國，例如希臘帝國、羅馬帝國和拿破崙帝國等，總是強人一死，國土分裂，永遠不再合一。惟獨中國，數千年來，可能有時發生英雄割據，但無論如何，總是分後必合的。

第二點，目前全世界有大小國家一百八十多個。其中超過五千年歷史，仍然活着的國家、民族和文化，祇有我們這個中國和中華民族，以及中華文化而已。古巴比倫、古埃及和古達羅毘茶，都已成為陳迹。而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文化和民族，至今早已改變了。惟獨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多元一體，巍然獨存，真是值得我們歌頌。

（三）中華往史，有一件十分可惜的事

中華往史，也有一件十分可惜的事，就是鳥田民族的重要歷史隱而不彰。本集五書，都與古代的鳥田同胞深有關系。因此，我們必須加以略論。《越絕書》說，「大越海濱之民，獨以鳥田，大小有差，進退有度。」又《帝王世紀》說，「禹百歲，崩於會稽，因葬會稽山陰之南。今山下有禹冢，并祠。下有群鳥耘田」。《水經注》進而解釋說，「鳥為之佃，春拔草根，秋啄其穢也。」此言誤盡國內學者。於是鳥田一詞的真義，在中國就完全無人知道，可惜

得很。

因此，「禹貢」所載，冀州、揚州遍地的「鳥夷」，後代學者，也一律誤解為獵鳥的人。甚至於「公冶長能通鳥語」，後起學者，也以為他真能明白天空飛鳥的言語。誠屬可慨之至。史家因為茅塞，甚至於把古代《石經》的「鳥夷」也誤改為「鳥夷」二字了。

(四)一九五三年，作者方才把這隱秘揭開

一九五三年某一個夏夜，作者在滬閉門潛修。忽然間發覺「鳥田」詞實乃馬來語中 *Lautan* 這個字的音譯。愈研究而證據愈多。於是①知道馬來民族祖先的一大部分，實在是由中國沿海地區移去；②知道為何馬來語和華語，有許多相同的地方；③知道為何中國沿海同胞，最先大隊發現和開發美洲，而美洲的印第安人，竟然有這麼多與馬來人相類似的氣質。

馬來語包括馬來西亞語、印尼語、文萊語和菲律賓土語。*Qiang lautan* 一詞，實即等於寧波語的「阿拉烏田人」，亦即等於華語「我是水上人」和「我是海洋族」，或「我是獠蛋族」罷。「烏田」是一個偉大古老民族的名稱，也是一個原始漢民族的稱謂，觀此亦可知了。在中華民族史的研究上，烏田民族的地位，真是重要。怎可以再「空中飛鳥」的意義，來解釋烏田同胞呢！

馬來人亦稱盧亭人，越南人古稱駱田人，兩廣的古部族有留田人，粵西古代有駱蛋人，福建東越居民姓駱。中國沿海各省，古代布滿鳥人。周代在中國東部分封婁字名稱（例如牟婁、邾婁）的邦邑甚衆。太平洋昔有亶洲。兩廣福建，乃歷代獠蛋同胞最大的根據地。昔日江浙和日本的「白水郎」，亦即獠蛋同胞。本段所舉這一大批部族名稱，何一不是鳥田族名的音譯呢。

（五）鳥田文化，中國之寶

鳥田文化，絕對不是指飛鳥耘田。乃是指中國數千年來，鳥田同胞把太平洋看作中國內海的觀念活躍。盤古、有巢、燧人、大庭、伏羲、女媧、宿沙、神農、堯、舜、禹、湯，無一不包括在廣義的鳥田族內。周民族自西北山區，順着黃河下來，把海洋性的鳥田民族，攔腰截斷。一方面，吸收齊魯地區本有的高度鳥田文化，而加以發揚光大。一方面，分封冀、揚等州許多鳥田領袖，為邾婁、牟婁、符婁、東樓等許多邦邑。同時又將純粹鳥田族的吳、越兩邦，加以提拔。於是吳、越更為強盛和中原化。這就是周時中國政治文化的大略形勢。但吳、越雖曾短期稱霸，而海洋性的吳、越鳥田文化，從此終不振了。我們可以說，自周室成立起，中國的中原文化，漸漸的取代了鳥田古族的海洋性文化。

但無論如何，鳥田族在中國和東南亞，以及在美洲全境的貢獻，實在是偉大無比。中

華偉大的最初一塊基石，原是烏田族所放下來的。南人宗盤古，北人宗伏羲。作者一九三五年夏，即已在滬宣布，伏羲即是盤古。至今日本學者，多已采取作者的見解。但中國自古以來，南北史家和同胞，都說盤古開天辟地，先於伏羲。此點也清楚表明，南支漢族和北支漢族的開化，最低限度，是出於同時。亦很有可能，南支較為在前些少。

(六) 烏田同胞富團結力及擴展力

「烏田族大小有差，進退有度。」這是團結力的表現。遠古時代，中國的沿海和沿江地區，都有烏田同胞的足跡。他們的擴散力也很強盛。更加值得我們稱頌的，就是整個馬來群島，包括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文萊和菲律賓，都充滿着中國烏田同胞的血緣。他們的語言與中國烏田漢族語十分類似。這就是最大的證據。吳王闔閭未即位時，稱公子光或公子昌。這與馬來語完全一致。「闔閭」即是馬來語的 *Hari*，乃指每天的日。「昌」或「閭闔」，乃馬來語的 *Siang*，乃指白日的光。在菲律賓的馬來語 *Hari*，并且指王。所以昔日吳國的土語，與今日菲律賓馬來語，最為相似。又勾踐遣兵征吳，首先派出「習流」二千。中國歷代沒有一個學者能够解釋「習流」的意義。作者亦已查出，馬來語 *Suloh* 乃是「偵探」。又吳國有王子季札，乳名州來。古代史家，不明其義。作者亦已考明，馬來語的「書札」，便即稱為 *Surat*。至於中國經書說「鷄名翰音」，馬來語即叫鷄為 *Ayam*。中國古書稱木棉為

「吉貝」，亦即等於馬來語的 *Kopok*。《史記》謂古時吳國稱利刃為匕首。其實 *Pisau* 原是馬來亞利刃的名稱。諸如此類的例子，作者所發現的還多，不能一一枚舉。馬來族是由中國島田同胞擴散出去，觀此亦可明了。廈門土語，至今還稱呼今日為 *Kin-liao*（今閩間）呢。

（七）作者近二十年的民族學專著

作者一九二〇年代，在美求學時，看見印第安人很似華人，即思加以研究。一九七二年起，便切實進行考察。結果發現許多證據，表明他們也確實是華裔。他們不是紅種，而是喜涂紅脂。數千年前，黃河連續不斷的水患，乃是華人結隊逃避來美的最大原因。較後時日，則閩粵遼金同胞，亦有大批移居美洲的。女媧氏和大禹王，以息土堙定洪水的故事，有美洲版。二十年來，作者所寫關於華人發現和開辟美洲的著作，亦已有多種。希望將來也有專集印行。

（八）總結語

不錯，我們中國真是一個民族多元的國家。國內有幾個大民族，也有許多較小的部族。但幾個較大的民族，都是黃色蒙古利亞種。許多較小的部族，根據孫中山國父的五族共和總則，就幾乎全隸屬於漢族之內了。

中華民族與世界上其他大國，有一個極不相同的地方，就是中華五大民族，都是向

來居住在中華國境之內的。只有大批中國同胞，由本土擴散出去。從來沒有歐洲人、非洲人、澳洲人和美洲人大批移植到中國來。所以無論怎樣多元，中國實在是今日中國同胞生於斯，長於斯和老於斯的故國。中國同胞的團結性無比堅強，最大的原因，就在於此。中國同胞本來是一體的。

我愛中華民族。我愛五族同胞。我愛漢族內許多較小的部族。我也深愛海外具有中國血緣的許多群眾。希望我們真能團結一致，通力合作，為全世界的人類，圖謀幸福。中華幸甚。蒼生幸甚。天國幸甚。

不久的將來，海外必有許多部族的人士，回來中國尋根。我們的博物院、大學歷史系、出版社和導游團，要有準備了。

嘔心咯血寫文章，故國關懷歲月長。

百粵雄風魂夢想，牂牁源遠鳥田強。

常慚愧作者徐松石集訂版再序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一日

粵江流域人民史

序言	三
修訂版序言	五
第一章 嶺外稽古的先決問題	一七
第二章 四千年前的漢族	二五
第三章 正統思想的養成	三三
第四章 苗蠻總察	四〇
第五章 苗僞僮的關係(僮字音撞)	六〇
第六章 苗僞僮與中原漢族	六七
第七章 漢語溯源	七五
第八章 嶺南的僮族	八三
第九章 僮乃嶺南土著的明證	九〇
第十章 僮在史籍上的別名	九八
第十一章 僮古考	一〇五

目錄